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

其敗迹

為于偽  
翻下同

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任音

士朝直遥翻 考異曰舊全義傳令中使就第賜宴自  
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以還未

有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

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偽于上曰全

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

功邪

德宗之耳目為官所聾替率類此

閏月甲戌歸夏州

夏戶雅翻

韋士

宗既入黔州

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又其廉翻

妄殺長吏人心

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

夫裴佖為黔州觀察使

佖其吉翻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

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冠之其實只

節度邠寧  
慶三州

防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

案將兵戍定平

武德二年改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朝直遙

翻案倉宰翻

將即亮翻瑊薨朝案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

朝晟疾亟

亟泥力翻

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

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

帥所類翻下同

寧州刺史劉南金

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

比必利翻及也

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

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于它



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

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

齎詔詣寧州

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

六月甲午盈珍

至軍宣詔曰朝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

威戎狄以李朝案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

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

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

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

造七到翻

欲奉以為帥南金

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

它將乎

將即亮翻

衆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

兵

軍事所知軍事所居也

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案為

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

操七刀翻

乃拒詔也命閉門不

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

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

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

吾事

撓奴巧翻

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

朝案為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

復遣薛盈珍往訶軍情

復扶又翻下同訶  
火迴翻又翔正翻

壬寅至軍軍

中以高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

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

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  
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

案制書至邠者故留邠  
之軍惑而不知所適從

姦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

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

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李錡既執天下利權

十五年  
李錡為

諸道鹽鐵轉運  
使事見上卷

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

遺唯  
李翻恃

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

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

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

將至先鑿阬于道旁已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

之

瘞於計翻

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

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

言其力能挽彊弓也杜甫詩挽弓當挽彊

胡

奚雜類謂之蕃落

胡奚之俘配隸江南者錡收養之

給賜十倍它卒轉

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

悛丑緣翻

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

勉之子也

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元中為相

已酉以高固為邠寧節

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于散地

散悲但翻

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

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巳丑吐

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

而去鋒曜之子也

曜郭子儀之子也

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

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

李勣封英國公

武后時

吾高祖建義不成

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

子孫流播異域

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

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

以分其勢紓吐邊患

紓緩也

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

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宋白曰保州本維州之定廉縣南按吐蕃

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王涯傳曰綿州威蕃柵西抵棲雞城蓋在茂州界

河東節度使

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

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

環音官

使草

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棻之族也

令狐德棻事太

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棻撫文翻

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

為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宋白曰雅州即秦嚴

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山嶺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

使楊志廉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

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

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

使慰撫之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弃城奔慶州

為吐蕃所

通也鹽州修築

距是年纔八年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

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

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

里驃毗  
召翻

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

見賢  
遍翻

仍獻其

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



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

千人挑戰

挑徒了翻

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

士卒死者太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

亥臯遣使獻論莽熱

考異曰舊韋臯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

上赦

之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

裴肅以進奉得廉車事見上卷

十二年判官齊總代掌後務

據新唐書肅卒于官齊總代掌後務

剋剝以求

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

許孟容封還詔書

封還詔書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

曰衢州

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  
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已  
亥上召孟容慰獎之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

本正牙奏事

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正牙西內

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牙與衙同

自理逋債

逋欠也

乙亥詔公

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  
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  
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淮

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

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

鐔五各翻副節度使恐當作節度副使

已酉廊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

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

朝直遙翻玢府巾翻

旦擒朝宗

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廊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

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

以寵伊慎也

已亥

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

劉昫曰朱鳶漢

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平江  
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鵞縣唐屬交州 明日左兵

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入

朝自淮南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

鏐為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于德

明興聖廟玄宗天寶二年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翻每

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建中二年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

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

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

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

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

高縣為吐蕃所陷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頗熟入貢 六月辛卯

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

招權

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

以內給事楊志廉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

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

耳七年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

十五年以後志康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言其大畧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 余按右

監軍將軍當作

右監門將軍 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右

龍武大將軍薛伍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況薨

其壻田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

偁齒繩翻

牙將王沛亦況之

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行

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

為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

基

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縣俱在越州郭下

俱出入東

宮娛侍太子任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

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

譎古冗翻治直吏翻乘間古莧翻為于偽

翻

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

太宗時晉王府有侍

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

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

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

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

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復初

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

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

為于偽翻

某可為相

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



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

黨以進日與遊處

處昌呂翻

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

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

子時為左拾遺

呂渭見上卷十六年

景儉瑤之孫進士及第

瑤寧王憲

之子封漢中王

曄滉之族子

韓滉休之子貞元中為相

諫嘗為侍御史宗元

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

異曰考

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

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

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

碑云諱弘中字某按實錄新舊考異曰韓愈集有仲舒神道

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爲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

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

事今執誼反譖正一等于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

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

爲伍叔文等亂順宗初政張本

芻迺之子也

劉迺見二百三十卷興元元年

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

權知鹽州爲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

殺而鬻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

聞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十一月戊寅

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

李興幹出于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

之功而

自是鹽州不隸夏州

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綏鹽二州今鹽州得專

崇獎之

達於朝廷其後鹽州屬朔方節度

十二月庚申以太

夏州節度又增銀宥威三州隸之

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

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為相十六

年坐于頔貶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

從才用翻

終委御史巡按有寬濫者以聞

冤枉屈也濫淫刑也

近歲北軍移

牒而已

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因但移文北司牒取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

有無 監察御史崔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

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遠四十流崖

州遠韋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

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

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壞音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徒

曰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朝直監察御史韓愈上

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

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滄涯縣

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移縣治于冷水之北考異  
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  
史為幸臣所譏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  
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峙又曰我落陽山以尹龜孫君飄臨武山林之  
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

李景畧卒初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呼西翻醋也

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畧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

任音士強其兩翻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軍士皆

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

局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畧吐蕃贊普死其弟嗣

立

考異曰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

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按字當作事夏四月丙寅

名陳許軍曰忠武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

咸陽疾病其子政諲

諲音因

與虞侯上官望等謀效山東

藩鎮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

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

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來

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于衆曰此

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

唐人多讀作如佐音

若朝廷

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

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來希皓之忠純

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必盧從史畏偏而去之也

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

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

從史

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

其位居四潛與監軍

相結起出伍曰

出僑伍之中而言

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

且句當此軍

句古候翻  
當丁浪翻

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

探吐  
南翻

從史捧詔再拜

舞蹈希皓亟廻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

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九月太子始得風

疾不能言

###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諡號  
也考之會要葬陵謚冊與此追崇諡號一同蓋

會要所載

初謚誤也



永貞元年

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

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

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

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

崩

年六十四

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

音絪

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

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

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之

翻 欲

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

廣陵王純太子長子

不然必大亂網

等從而和之

和胡卧翻

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

憂疑紫衣麻鞋

考異曰按祕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猝偶著此服非祕

喪也以未成服

力疾出九仙門

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

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于九仙門之西按閣本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址為九仙門

召見

諸軍使人心粗安

粗坐五翻

甲午宣遺詔于宣政殿

考異曰德宗

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

太子縗服見百官

縗倉回翻

丙申即皇帝

位于太極殿

即位西內前殿

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

金去智翻

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

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

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

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稱詔

行下

下戶嫁翻

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

朝百官于紫宸門

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

之正殿

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辛亥

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

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唱和

和戶卧翻

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

師古鄰道欲示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化外待藩鎮故有此語

遣

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

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

考異曰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

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將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

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畧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畧為別此李師古齊滑州事詳本有而畧本無詳錄又云使衛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衛幾死衛蓋使者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且告假道于汴

九域志曹

州西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十三里三州之界蓋犬牙相入宣

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

告翦棘夷道

翦芟截也夷平也

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

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

索蘇各翻索散也盡也言韓弘逆得師古

之情其所說詭  
變索然散盡也

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

廷兩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李泌歷事肅代  
德貞元中為相

吳少誠

以牛皮鞵材遺師古

鞵與鞋同  
遺唯李翻

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

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

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

之罪

數所具翻掊蒲  
侯翻斂力瞻翻

貶通州長史

宋白曰通州漢宕渠  
縣地後漢分置宣漢

縣

市井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謹許  
元翻

礫即擊翻

間古莧翻

壬戌以殿中丞王伍為左散騎常侍依前

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寢陋吳語

狀貌寢陋常操鄉音不能學華言

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

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

好呼到翻

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伍入至柿林院

柿里翻

見李

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依伍伍依忠言忠言依牛

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

下邀使翻

使叔文可否然後

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

采聽外事謀議唱和

和戶卧翻

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

伊曰周曰管曰葛

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况

惘然自得

惘下

惘然勁

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于造次

朱氏曰造次急遽苟且之

時造七

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國語

到翻

周厲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素與往還者相次

韋昭注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拔擢至一日除數人

除者除官也

其黨或言曰其可為某官

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

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伍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

壚下

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畫為百有餘坊餅肆賣餅之家酒壚賣酒之處頗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



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伍尤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

閹茸

閹吐盍翻茸而隴翻閹茸獐劣也史炤曰顏師古曰閹茸猥賤也閹下也茸細毛貌謂非豪傑也

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

貯工呂翻

夫婦寢其上

恐人盜之

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

蠲除也

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

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鷁坊二曰鷁坊三曰鷁

坊四曰鷁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徽院先是五坊小兒張捕烏雀于閭里者皆為暴

橫

先悉薦翻  
橫戶孟翻

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

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

汲汲水也

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即痛毆之

近其靳翻毆  
鳥口翻擊也

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

飲食于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

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

索山客翻被皮  
義翻質音致

此蛇所以

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

飼與飢同  
祥吏翻

勿令

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

故即位首禁之

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

進羨餘

羨弋  
線翻

而經入益少

少詩  
沼翻

至是罷之

三月辛未

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

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

復扶又翻  
量音良

壬申

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

州刺史陽城赴京師

陸贄貶見上卷貞元十一年陽城  
貶見十四年鄭餘慶貶見十六年

韓臯為京兆尹十四年貶撫州員外  
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追猶召也

贄之秉政也貶駕

部員外郎李吉甫為明州長史

贄疑吉甫黨  
實參故貶之既而徙忠

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

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

李栖筠事

代宗以直聞

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

未聞追詔而卒

卒子恤翻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

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

轉運使

考異曰舊錡傳云德宗于潤州置鎮海軍新書方鎮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鎮海軍

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江淮租賦爰及權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

德宗元和者皆誤也

未發 戊子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 加

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為度支鹽

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

先悉薦翻

得國賦在手則

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

度支鹽鐵轉運利權所在權莫重焉王叔文起于卑

人

深遠領使職自知其驟其心不安而懼使踈吏翻

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

雅素也會古外翻

位重而務自

全易可制

易以鼓翻

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叔文雖判兩使

度支一使鹽鐵轉運一使

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

黨屏人竊語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

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

其為人待之莽鹵

莽莫補翻鹵即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

元衡為山陵儀

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

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

誘音酉

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

平一之孫也

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后時避事隱嵩山

侍御史竇羣奏屯田

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

唐屯田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

田諸司公廩錢以品給之朝直遙翻

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

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

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

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

今公

一旦復據其地

復扶又翻

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

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考輿曰舊劉禹錫傳曰羣即日罷官羣

傳曰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伍文所排擯者無不載

未嘗言羣罷官今從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

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

欲專大權惡聞之

惡烏路翻下同

宦官俱文珍劉光錡薛盈珍

皆先朝任使舊人

朝直遇翻

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

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

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

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

復扶又翻下同長知丈翻

上頷之癸巳立

淳為太子更名純

更工衡翻

程神符五世孫也

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

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

直省吏職也以直中

書省故名

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



逡巡慙赧

赧奴版翻慙而面赤也

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

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

索山客翻

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

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

二相謂賈耽鄭珣瑜

相次歸卧

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史甚言其事

夏四月壬

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郢王緯為均王

縱為澈王紆為莒王綱為密王總為郇王約為邵王結

為宋王綰為集王綵為冀王綺為和王綯為衡王纁為

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綬為岳王紳為表王綸為桂

王綰為翼王

紘式居翻綯直留翻綯思良翻綵音求綯許縣翻纁許云翻綰古本翻綰充善翻自

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二第此所封諸王或以古國名然多以當時州名

乙巳上御

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

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

題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聞者哂之

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

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

杜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為侍御史十年不遷先悉薦

翻惡烏路翻

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

帥羣臣請太子監國

帥讀曰率

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

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三朝謂肅代德

也

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

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

避太子名也

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

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

伺相吏翻

及

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

偽為于翻

何為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

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

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

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

名而實以泰專其事

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

人情不測其所

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

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

惡鳥

路翻去

羌呂翻

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

公事

日時猶云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

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

矣

此院謂翰林學士院也

王伾即為疏請

為于偽翻

不從再疏乃許三

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

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

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

開山洞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

士諤以公事至長

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

誼不可則令杖煞之

煞與殺同

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

是叔文始大惡執誼

惡烏路翻

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

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

唐六典凡天下邊軍

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行也先悉薦翻

求都領劍南三川

劍南東川

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

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于公

太尉謂韋臯

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

怒

以闢以言脅之故怒

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

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

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

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

詬呼漏翻  
又古候翻

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為陛下哀毀

成疾重勞萬機

重直用翻

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

庶政

監古街翻

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宮

東宮謂之春宮

臣位兼將相

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分扶問翻

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

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附非人王叔文王伾李

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

墮讀曰隳紊亡運翻

散

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于貴位潛結左右憂

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

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

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

處昌呂翻度徒洛翻

俄

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

臯同

考異曰實錄畧本云尋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又云外有臯裴均嚴綬等牋表詳本裴均

皆作裴均按裴均時為考功員外郎裴均為荆南節度使今從詳本

中外皆倚以為援而

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裴光庭相玄宗

王叔文既以范

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

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



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

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

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

幾居豈翻無幾

言無多時也

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

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于翰林

饌雖戀翻又雖晚翻

叔文言曰

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

侍

假古暇翻求假請告也

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

恩

比毗至翻難乃旦翻為于偽翻

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

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

折之舌翻

叔文不能對但引

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考異曰實錄詳本

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  
譙李忠言劉光琦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儒  
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  
不敢劉闢以韋臯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  
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  
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  
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夫已來所為國家興  
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  
以對命滿酌雙巵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  
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晷不欲棺斂方與  
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  
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夫使設饌于翰林

大宴諸閣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  
免上下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丁母憂今從二  
本實錄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叔文既

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

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恐懼自叔文歸

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杜佑時為首相

故請之 且總土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據舊

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令  
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鎮之師取范陽既而為魚朝  
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  
遠營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

勅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并  
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  
曰左右威遠營本屬鴻臚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  
寺建中元年七月隸金吾

悸其是日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上時掌翻知事不濟行

且卧至夜忽叫曰伍中風矣中竹仲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已

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各置尹一人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伍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

後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

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  
留後又德宗實錄俱無是事順宗實錄畧本亦無蓋舊  
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  
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  
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  
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誤為使字耳

乙未制

以積疹未復

疹丑也翻病也

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

句古換翻

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

惡鳥

路翻

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

監古御翻

上固厭倦萬幾

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  
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

故引用之

杜黃裳代宗時已佐朔方軍袁滋建中初已位于朝故以為舊臣

又以鄭珣

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

官于東朝堂

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

閣下為西朝堂朝直遙翻

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荅拜八月庚子制

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

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

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

舊志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 伾尋病死貶所明

年賜叔文死已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

不敢於前

殿即位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

公主郭妃母也

上曰

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毛龜二上

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

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

禮部掌祥瑞

勿復以聞

復扶

又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

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

德宗貞元元年韋臯代張延賞鎮蜀

重加

賦斂

斂力

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

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

用

樂音洛

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

復還幕府

復扶又翻

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

朝直遙翻下同

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

復方目翻除也

蜀人服其

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

使劉闢自為留後

朗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

武陵

漢臨沅縣地隋省臨沅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吳置九域志在州東南八十里

壬午奉義

節度使伊慎入朝

自安州入朝

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



入朝全義敗於澱水而還不朝覲而去

事見上卷貞元十六年及上十

七年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

惡烏路翻

全義懼乃請入朝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未以袁滋為劍南

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

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

貯丁呂翻裴延齡事見上卷貞元十年

請併歸

正庫從之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

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下行

孟翻否

音鄙

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九月

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  
六卷德宗建中元年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

俟中壽而服之

晉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使  
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我

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  
年之外便宜婚宦官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  
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  
賊亂清平肆膏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子曰  
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蔚紆勿翻

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

檀記

弓曰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輻以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  
鄭玄注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輻攢木題奏象棹四注

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  
葬而啓之攢才官翻

皇帝帥百官舉哀

帥讀  
曰率

即以其

日為忌從之 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

日歷

葉伯益曰唐永貞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綠非是望令各撰日歷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歷之

所從起也

已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

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

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

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冬十月丁酉右僕射

同平章事賈耽薨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舒王誼

薨 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謚曰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

則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

潼且說潼以廢立

說式  
尚翻

潼執送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已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宗陵

新舊帝紀作神武聖文  
皇帝當從之宗陵在京

兆雲陽縣北十  
五里嵯峨山

廟號德宗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

德宗皇帝主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

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

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

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

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

奄奄無氣  
廉翻

奄奄言氣  
息微也

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悸其  
李翻

戊

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

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復以

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

是年三月武元衡自御史  
中丞左遷右庶子王叔文

等惡  
之也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

之太輕

朝直  
遙翻

已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

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

舊志虔  
州京師

東南四千七十七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  
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里 永州京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

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台州京師東南四  
千一百七十七里

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  
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

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自懷

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史  
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十二月甲辰加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慎

為右僕射 已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

節度事

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邛崃姚柘恭當悉奉豐靜等州

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

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

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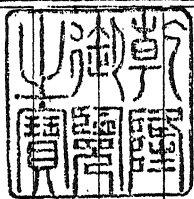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津韋孝寬之子也

辛酉百官

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

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林學士鄭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范來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五十三

起柔兆閏茂盡屠維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諱淳改為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諡號自  
玄宗已下皆以葬陵諡冊為正帝本諡曰聖神  
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諡號曰  
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  
宣有尊崇諡號  
故因而書之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

尊號

從百官之請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以

鄂岳觀察使韓臯為奉義節度使

德宗貞元十九年名安黃軍曰奉義

癸

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慎之

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

皇崩於興慶宮

年四十六

劉闢既得旌節

去年以闢知西川節度見上卷

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

李康於梓州

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渝瀘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鄭縣地劉禪置東廣

漢郡梁武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為名欲以

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闕舉

兵

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風俗通曰林姓林放之後孫涵曰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

放林雍齊有林元

闕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

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

數所角翻

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

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闕顧左右曰真忠

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

儀鳳元年分九隴導江郾置唐昌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

西二十里

上欲討闕而重於用兵

謂以用兵為重公卿議事不敢輕試也

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戇書生

戇竹巷翻

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

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

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

器所以適用器之者知其可用

戊

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

考異曰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奕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

神策京西行

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

度使嚴礪同討關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

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

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

者所居之地然也

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

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

帥所類翻

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

譽音余

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

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

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史言

杜黃裳開憲宗削平藩鎮之畧其功不在裴度下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

常如寇至夕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

糗去久翻熬米麥為糗

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

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如字

李元奕出駱

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

筋者崇文斬之以徇

折而設翻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

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

不可掩矣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

梓潼郡梁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

千六百六十二里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



郡王遣歸

樂音洛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

事 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展政或端拱

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

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

下有分

分扶問翻

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

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

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

無為而治者也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治直吏翻

至於獄市煩細之

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史記盧生曰始皇天性剛戾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主上至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

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

見七十二卷太和六年行下孟翻

隋文帝衛士

傳殮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

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

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

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

理治也

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

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高崇文引兵

自閬州趣梓州

九域志閬州西南至梓州三百餘里趣七喻翻

劉闢將邢泚引

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

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為

節度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悔叙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欺誑朝廷邪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鎮西川乃偽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弃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日長子日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衆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曰杖殺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

云弃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

奪劉闢官爵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

留後

朝直遥翻夏戶雅翻

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

令致仕

事見上卷永貞元年

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

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

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

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

阿烏葛翻跌徒結翻

光進本出河曲

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

考異曰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

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歷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疎謬如此 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

斬惠琳傳首京師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

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

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考異曰

實錄於此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

潘孟

陽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

從才用翻

上聞之

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潘孟陽出

使見上

卷上年

丙午策試制舉之士

歐陽脩曰唐選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

待非常之才焉

於是校書郎元稹

稹止忍翻

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

郎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

獨孤

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

俛華之孫

蕭華見二百二卷肅宗上元二年

傳師既

濟之子也

沈既濟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

杜佑請解財賦之

職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

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

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

掌使言掌使職也使疏吏翻

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

加一百八十萬緡

然則李巽勝劉晏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巽則盡取之也

戊申加隴右經畧使秦州刺史劉潼保義軍節度使

鳳翔

普潤縣先置隴右軍今改名保義軍潼於容翻又於用翻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

白居易為藍屋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

集賢校理開元八年

置俛音免沈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

考異曰稹自叙及新傳先上

教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

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

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

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

見一百九十二卷  
太宗貞觀元年

故天下大理

大理猶言  
大治也

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

行就列朝謁而已

行戶  
剛翻

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

德宗貞  
元十八

年罷正牙奏  
事事見上卷

庶官罷巡對

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  
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

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  
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  
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  
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德  
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日二  
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鄠奏準貞元



七年勅常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勅宜停

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

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

詔誠亦難矣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縵

願陛下時於延英

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屏必郭翻

又卑正翻

頃之復上疏

復扶又翻

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

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

若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

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

元稹此二語蓋自道出心

事也樂音洛

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

理治也與亂對言

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

孔子

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括結也方言云閉也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

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

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

見一百九十五年

故當是時言事

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

而惡從欲哉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

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

以當作已

未聞有受伏伽之賞

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

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

况疎遠之臣乎

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  
供奉官也屏卑鄙翻

此蓋羣下因循

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

等十事積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

永貞之際幾亂天下

使渠綺翻  
幾居希翻

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

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

十八人居

事見一百八十九  
卷高祖武德四年

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

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事者

眊莫  
報翻

目昏也瞶五怪翻  
耳聾也任音壬

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

帥所  
類翻其

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

按唐制王府有諮議參  
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

謂友諭贊議者蓋謂友以諭教諮議則讚議也冗  
散之官今謂之間慢差遣冗而隴翻散蘇旱翻

摺紳

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

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

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

乘繩上證翻

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

約上弟也

五月

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庚辰尚書左丞

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

為皇太后 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

高宗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

敗補邁翻

闢置柵於關東萬

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

職古  
濫翻

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

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

於德陽

武德三年分雄縣置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

癸卯又破之

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

谷

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

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

窶其  
矩翻

師古私謂所親曰

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

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

復扶  
又翻

吾欲使之知衣食之

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

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

好呼到翻畫戶卦翻觱篥吉翻篥力

質翻胡人吹葭管謂之觱篥樂府雜錄觱篥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各為茄管用之與樂以為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觱篥一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為之者師古謂判官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云觱篥本龜茲樂

高沬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

迨及也疾病則亂

欲有問於子

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

敗軍政也

帥所類翻下同敗蒲邁翻

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

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已能果堪為帥乎幸

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

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崇

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

劉昫曰玄武漢氏道地晉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

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 甲午詔凡

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壬寅葬至德

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

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甕金山

廟號順



宗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 丁卯立皇子寧為

鄧王寬為灋王宥為遂王察為深王寰為洋王察為絳

王審為建王

此皆以當時州名為封國之名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

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

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

以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所為也

遣使相繼

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

平已已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

渙久在中書

堂後主書即今之堂後官滑戶八翻姓也

與知樞密劉光琦相

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

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

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

幾居宣翻

遺唯李翻

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

去羌呂翻

上命宰

相闔中書四門搜掩

去羌呂翻闔轄臘翻

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

貶渙雷州司戶

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

為南合州唐改雷州

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壬寅高崇文

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

敗補邁翻

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

泉

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園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泉能愈疾也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

里

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

愆過也愆期過期也

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

期

愆過也愆期過期也

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

斷

音

城中憂懼於是闕綿江柵將李文悅

綿水在綿州雒縣東三十

短

里源出綿竹

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闕

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

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

吐蕃

帥讀曰率

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

彭州有羊灌田

守關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

沈持林翻

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

秋豪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

衍考異曰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闢逼令判案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候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

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衍令梟首標於驛門二人誅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餘無所問軍府

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韋臯封南康郡王從容指撫一

境皆平從于容翻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

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

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

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

韋臯參佐房式韋

乾度獨孤密符載邾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

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

以貨財送行曰

贐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

廬山在江

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

式琯之從子

房琯相肅宗

文昌志玄之玄孫也

段志玄唐初開國功臣

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

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

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史言高崇文受命專征有可稱者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

畧

受當作授

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

時京西諸鎮諸將劉潼持軍號為嚴

整故崇文憚之

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

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

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少詩沼翻

渤

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朝直遙翻

冬十

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

瀘六州隸東川

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瀘普合四州之境置

州昌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史言憲宗急於收拾人才以安反側丙

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

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

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

謂府兵也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

疾驅入城慰勞之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勞力到翻既而問曰汝曹何以

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

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

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申以平盧留後

李師道為節度使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徵愔為

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純復以濠

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二州見一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徐人喜得

二州故不為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瓘為左神策

中尉瓘七承瓘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為承瓘喪師其甚幾於亂

本國張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



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進法入唐大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勅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六年正月勅賜荆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共國也處昌

呂翻

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葷酪

葷許云翻辛臭菜也葷多貢翻乳汁

也

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年

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

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它日聽歸樊

川

杜佑治亭觀于樊川與賓客置酒為樂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

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己巳以黃

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

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

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曰吉甫

流落江淮踰十五年

德宗貞元七年實參貶陸贄相疑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史至是為

相凡十六年垪其冀翻

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

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

偽為于  
翻 埧

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為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

慶

黃賊西原洞蠻也酋  
慈由翻長知兩翻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

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

隸焉

定遠軍本屬靈州靈鹽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  
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鹽州也又按宋白續通典左

神策

京西北八鎮普潤鎮崇信城定平鎮

歸化

城定遠城永安城邵陽縣也右神策五鎮奉天鎮麟游

鎮良原鎮慶州鎮懷遠城也今日右神策豈懷以革舊  
遠兵歟鹽州前此得專奏事朝廷今復屬朔方

樊任邊將也

范希朝自宿衛出師故言以革任邊將之樊

秋八月劉濟王

士真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

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峘除

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觀察宣慰處置使宣慰之名始此

九月乙酉密王綢薨

綱上弟也

夏蜀既平

夏楊惠琳蜀劉闢

藩鎮惕息

言惕惕危懼多苟延氣息也

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

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

勞力到翻

錡雖署判官王澹

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勅使數勸諭之

數所角翻

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

掌留務

掌留務者掌留後事務

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

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

唐養兵之制有春衣冬衣

錡嚴兵坐幄中澹

與勅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

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勅

使之頸詬詈將殺之

詬許候翻又若候翻

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已

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

為所部五州鎮將

先悉薦翻

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

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

處昌呂翻下處置同

各

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

伺相吏翻

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

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

治直之翻修治也

常州刺史

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

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

敗補邁翻

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

釘丁定翻舷胡田翻船邊曰舷

未及京口

會錡敗得免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

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籍

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

義寧武昌兵

此時無義寧軍新書作武寧當從之鐔五各翻

并淮南宣歙兵俱

出宣州

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潁江

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高崇文在蜀募

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

高崇文本幽州人

幸有功致

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

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

考異曰舊崇

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按牘諮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扞邊戍懇疏屢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上擇可以代

崇文者而難其人丁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

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

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驍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其智計已聞



于早成矣今從  
寶錄及舊傳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

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  
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  
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  
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  
取宣城宣州宣  
城郡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  
禍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趨七喻翻下  
兵趨趨山同行立舉  
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

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

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

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絀於城下總馳械送京師挽彊蕃

落爭自殺尸相枕藉錡養挽彊蕃落事見上卷德宗貞元十七年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癸酉本軍以聞本軍為浙西軍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

殿上愀然曰愀七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數所

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大功謂從父兄

弟姊妹以上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則蕃親也

之後也

淮安王神通謚曰靖

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

神通起兵以應

義師以功陪葬獻陵配享高祖廟廷

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

累力又瑞翻

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

王事

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寶應元年

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

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

銛思廉翻

十一

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

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西來第一門

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

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

其子師回胥斬之

考異曰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齋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

人禮葬馬國史補曰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筦榷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冤之有今從實錄有司請毀錡祖考塚廟中丞盧坦上言

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

塞悉則翻

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

誅霍禹見二十五卷

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

誅房遺愛

漢宣帝地節四年

見一百九十九卷

高宗永徽四年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晉胥臣引

康誥之辭今尚書  
康誥無有此語

况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

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

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

而取其財

六州潤睦常  
蘇湖杭也

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

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

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昭義節

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

東

時魏博恒冀在  
太行山之東

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史託言就

食邢沼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考異曰蔣階李司空論事云絳奏從史比來事就

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令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沼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即請討承宗之時則於是吉甫絪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細之事又貶從史制辭云況近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觀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偏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

毀鄰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人劉濟有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并言之新史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

它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

唐禁中有浴堂殿德宗以來常居之沈括曰浴堂殿在翰

林院北翰林院別設北扉以便於應召按舊書裴延齡傳德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楹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以此知德宗常居浴堂殿也程大昌曰沈氏謂學士院北扉為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為寢殿三殿之所

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也館本唐圖則有浴  
堂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  
在蓬萊殿東也而有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  
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  
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  
此殿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馬又別有浴堂院  
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  
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也而元稹承旨廳  
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廐馬  
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  
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  
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決不  
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  
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  
即與紫宸殿相屬又可信也至於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  
所記殆相發揮大可信也



德並學士院東則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

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

語牛倨翻  
比毗至翻

朕與鄭

網議勅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網乃泄之於從史使稱

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

處昌

呂翻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網從史必不自言陛下

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網

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

朝直  
遙翻

疾寵忌前

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

然網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幾居希翻處昌

上

又嘗從容問絳曰

從千容翻

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

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

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

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

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

度徒洛翻比必利翻及也

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

也上善其言而止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

丙申許之 蓋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

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

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

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

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

度京西諸軍都統

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都統

之名始於此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

求尚主

為于偽翻

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

普寧郡公主容州普寧郡妻七

細翻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頓虜族

頓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碑本姓勿怛于氏

從拓拔氏起於代北故絳云然

李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

美才

更工衡翻

上曰此非卿所知已邠公主適李友恩禮甚

盛頓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

詔

考異曰實錄不見頓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

計簿上之

上時掌翻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

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

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

鳳翔廊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魏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夏戶雅翻

每歲賦稅倚辦

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

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

宋白曰國

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

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

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和兩

稅權酒斛斗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

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歛書涉翻 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

人

仰牛向翻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

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調徒釣翻

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

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

代宗永泰中置內樞

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

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

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李

奏分遣

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

諸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

使疏吏翻下同遺唯季翻

翰林學

士裴垪李絳奏勅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

急遞古之傳遞

馳驛兼程而行

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為非

是奈何不改

臨涇鎮將郝玘

玘音此又且禮翻

以臨涇地險

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

祐

考異曰舊傳作段佐新傳作佑今從實錄

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安史

亂後原州沒于吐蕃是後遂以臨涇為理所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

于回鶻

達州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長知亮翻

三月回

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郇王總薨

總上弟也

辛亥御史中

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

閻濟美違赦進奉

彈唐于翻彈其違是年正月癸巳之赦也考異曰舊晟傳云罷鎮入朝

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上召坦褒慰

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

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

乃命歸所進於有司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

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



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廢  
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  
前進士李

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  
李宗閔擢進士調華  
州參軍故曰前進士  
吏

部侍郎楊於陵  
於音  
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

之署為上策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同翻  
李

吉甫惡其言直  
惡烏  
路翻  
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垪王

涯覆策  
審考  
為覆  
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垪無所異同上不

得已罷垪涯學士垪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

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

司馬舊志果州至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巴州二千三百六十里號州四百三十里乙亥以

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

之不調調徒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牛弘宗

閔元懿之玄孫鄭王元懿貫之福嗣之六世孫韋福嗣

八十二卷隋煬帝大業九年韋貫之本名淳避上名改為韋睦州新安人也新安漢

江左置新安郡隋廢郡為縣大業初改為雉山唐文明

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上

名改為清溪此云新安史依舊縣名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唐制

冬至於正牙受朝賀至貞元七年勅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

在京者並宜就列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  
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相見之儀

以荆

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  
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  
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  
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裴均惡之也

五月翰林

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  
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

牛僧孺等從辟於藩府故以為關外

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

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

數所  
角翻

此數人皆

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

否音  
鄙

一旦無罪悉疎弃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下亦知之

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

索山  
客翻

僧孺等所

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

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

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

尉擢為左補闕

京兆府除兩赤縣外餘為畿縣唐制凡  
置都其郭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

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

之道也質寧之子也

穆寧與顏真卿同討安祿山

丙午冊回鶻新可

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西原蠻酋

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為歸順州刺史

黃少卿反見二百三

十四卷德宗貞元十年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

沙陀降吐

蕃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六年冠古玩翻

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

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

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

復扶又翻

遂帥部落三

萬循烏德鞬山而東

帥讀曰率下同烏德鞬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炤曰唐歷

云即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鞬居言翻

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

戰至石門

水經註洮水至抱罕入河抱罕唐為河州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於此置石門關

在原州平高縣界

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太半執宜帥其

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

近其靳翻考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

錄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覲復典兵於磧

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

貞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衆三十萬寇我

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

子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

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

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併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既沒次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於磧口頡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衆劫烈考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疆必為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臣不幸陷虜為它效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挾護靈輿收合餘衆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帥師蕃界應接而歸以事

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錫數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懿祖入朝元和元年七月乃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留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戍西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

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

之自帥衆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

撫之

為于偽翻

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忠弟

葛勒阿波又帥衆七百詣希朝降

幾居宣翻

詔以為陰山府



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

為沙陀彊盛  
得中夏張本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右庶子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

蘇彊劉闢之壻也  
元年以逆黨誅

兄

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

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卿使蘇彊不死果有

才行猶可用也

行下  
孟翻

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

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

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

湊

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廬坦發之也仰牛向翻復扶又翻

九月庚寅以于頔為

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鐔家巨富厚進奉

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為宰相人臣

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

裴均亦要

結宦官者也

今又除鐔則如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

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

一啓無可奈何且鐔在鎮五年

德宗貞元十九年鐔為淮南帥

百計誅

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錡以

進奉得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考異曰按舊

李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錡  
平章事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淮南百姓  
日夜無慘又云錡歸鎮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  
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  
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  
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  
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錡傳云在  
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錡以貞元十九年鎮  
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  
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

韓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士

是年四月罷均學士

然寵

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

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

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

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

謂藉房杜姚宋以成貞觀開元之治也理治也

況如

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

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

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

佑就實估以重歛於民

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歛力贍翻

及均為相奏

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

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

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

先悉薦翻惡烏路翻

均獨賞之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

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

從干

容翻問古覓翻凡州府諸曹參軍皆謂之判司

均曰公不稱此官

稱尺證翻

不敢以

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

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

欲求宰相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郎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竇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郎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均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均代已因自圖出鎮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

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敗考覆官裴均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搆鄭綱貶斥裴均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疎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

黃裳薨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

唐原州本治平高縣

廣德元年沒於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京至是徙治臨涇

宋白曰臨涇本隋之湫谷縣

以鎮將郝玘為刺史

玘音此又且禮翻

南詔

王異卒尋卒子尋閭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

遘代宗子

渤海康王嵩璘卒

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事見元年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

後批之

批匹迷翻

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

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河東節度使嚴

綬在鎮九年

貞元十七年嚴綬鎮河東見上卷

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

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垕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

乙酉以綬為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鄴為河東節度

使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

後

為討王承宗張本

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

父沒則代領軍務

長知兩翻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

李絳白居易上言

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

奏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

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

冗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矣內

多怨女則非徇情矣

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

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已酉制

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

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

先悉薦翻

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

事始見上卷永貞元

年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量音良

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揚子留後

揚州

揚子縣自大厯以來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

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

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昇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

獲其用

句音鉤為程昇以理財進用張本卒子恤翻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

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

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

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

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出南

面永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一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

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考異曰舊傳栖楚為吏鎮州王承

宗甚奇之今從實錄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

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於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覲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度使

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

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

銀器千五百餘兩

是年正月赦天下禁無得進奉

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

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

度支

度徒洛翻

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

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

考異曰居易

集奏狀云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

此果虛即望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閏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閭濟美違敕進奉已為盧坦所彈憲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逢敕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敕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深惑于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辯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又翻上不

聽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棄王士真死欲自朝

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垺曰李納跋扈不恭

李納之罪

以興元赦令王武俊有功於國

謂與李抱真破朱滔也

陛下前許

師道

言許李師道承襲

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

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

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

相承四十餘年

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有恒冀至是二十八年

人情貫習不以

為非

貫讀曰慣慣習猶言慣熟

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

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

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

非誠

張茂昭宿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

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

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

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

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

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自大歷貞元以來用兵之弊正

如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

中尉吐突承瓘瓘七罪翻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

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

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

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



勿令得進用

示諸學士者蓋以此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使知其姓名勿得擬用然

帝知李拭之迎逢而卒將承璀何邪欲將即亮翻上時掌翻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

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

說式苗翻

請發本

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初

平涼之盟

事見二百三十二卷唐德宗貞元三年

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

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

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

路隨表請和蕃情切於其親也號戶刀翻

德宗以吐

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

復扶又翻

隨又五上表詣執

政泣請裴垪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

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

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

朝直遙  
翻近其

新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

長知  
兩翻

乃命悉從希

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

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州於是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

花堆

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

界處昌

左軍中尉吐突承瓘領功德使

唐初置寺觀  
監天下僧尼

呂翻

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盛脩安國寺唐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

街

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勅捨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

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

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餘尺

華戶  
化翻

先構碑樓請勅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

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

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

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

曳讀作拽音以列翻史炤

音以制切非

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

乘間再論

間古覓翻

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

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